

非虚构之四十七

母亲的话

袁步稳(民警)

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适逢自然灾害,加之兄弟姊妹多,能吃饱饭,是我最大的夙求。那时父亲常年在农村行医,离家十几里,有时抽空回家看看。生活重担,全靠母亲承担。为了多挣工分,除了正常出工外,母亲还早起背着粪兜捡粪,然后在自家厕所旁挖个坑聚粪,作为有机肥交给生产队。哥哥姐姐都陆续辍学,参加生产队做工。有时哥哥姐姐回家,对母亲讲生产队的计工员不公,嫌他们年幼,干的活比别人脏、重,计得工分却少。母亲总说“世上只有一个便宜,人人都想讨,谁吃亏呢?你们还小,最好吃点亏,小孩吃亏是福啊!”。

我六岁读书,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我经常逃学,要么在家看门,要么在家做饭。我五岁时就能做全家的饭,都是母亲教的。虽逃学多,但我年年升级,十五岁就高中毕业了。那时小学五年,初中两年,高中两年。学校离家远,有十几里路,都是土路,坑坑洼洼,全靠步行。早上七点半到校,未到放学,肚子就咕咕叫了。中午在学校凑合吃一顿,下午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到厨房揭锅盖。有一次母亲做早饭,她心疼我,说我读书苦,将做好的稀饭从锅底捞一碗厚的给我吃,我当时想,哥哥姐姐在地里做农活,他们比我累,我怎么能搞特殊呢?我坚持将饭倒进锅里搅匀一起吃。母亲时常跟别人夸我,自小就晓得好歹,知道关心理解别人。

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,她一字不识。她说人可以不识字,但不能不识字。对于婆媳关系,母亲的看法是,与人相处,要求大同存小异,不要得理不让人,过得去就行。

当时农村还处在吃大锅饭的时期,家里没有任何副业,全靠生产队分粮为生。每次没有粮食做饭都是母亲到邻居家借,等到下个月分粮食再还给邻居。有时邻居家粮食也不够吃,粮食借得不及时,哥哥姐姐们偶尔做完农活回家没饭吃,会偷偷哭,不愿意让母亲看到。每次母亲到邻居家还粮食,临走时总说:“难为,难为!”,意思是为难你了,为难你了,你把粮食借给我们,你们受逼了。后来我们借了别人家的东西用完之后,也习惯性地发声“难为,难为!”。

父亲在农村行医,没有工资,只有他行医的那个村,几个生产队分给他有限的粮食。父亲很节俭,经常不做饭,等有群众叫他看病出诊,会在群众家随便吃点。没出诊,自己做,一把米,淘好放在锅里就是一顿。他把省下的粮食带回家给我们吃。每次回家,只要带粮食,我们都用裤子将两个裤腿口扎起来,里面装上粮食,然后套在脖子上带回来。父亲不会骑自行车,也买不起自行车,回家都是步行。只要听到父亲回家的声音,我们总感觉大救星回来了。有时父亲利用晚上,借板车把秸秆和山芋拉回家,都是为了家人能糊口度日。父亲所在的村,村干部有时喜欢在父亲宿舍打牌,父亲为他们买菜烧饭。每次剩下的饭菜,他都舍不得倒掉,总让人捎信给我们,我们吃完了父亲还将锅巴炕好了,让我们带着吃。

1978年高考,我因基础不扎实、偏科,没能考上大学,因为年龄偏小,家里人让我复读。乡里学区安排我到周桥中学带初三数学课,月工资十八元,母亲怎么也不同意,一心让我考大学。我又复读了两年,还是没考上,后来执意要去当兵。最终我如愿以偿,当了兵,上了军校,提了干。在部队十四年,我当过技术员、独立汽车排长、汽车连副连长、政治指导员、汽车教导队队长,1995年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。后来的二十多年,我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,一直从事社区工作和110接处警工作。遇事我从不推托,遇有难事,就会想起母亲教给我们的话,和群众亲切交流,和领导同事和睦相处。



李老好

方孝国(教师)

按此地乡风,老辈在,子孙就不敢称老,否则,便是欺祖。外人若是这般称呼谁,大多会招来白眼,再忿忿地丢下一句“骂人么!”。当然,也未必,我那大老表啊,人称“老李”“李老好”,我舅在世时,大家伙就一直这么称呼他,多少年了。“叫啥无所谓……”老李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。

老李和我是嫡亲老表,姑生舅养。有时我也顺着大伙叫他老李,一是眼下我舅已过世,二是他已五十有二,三是乡里乡亲对他如此惯称。我这么称呼他,那是七分敬重,外加三分调侃,亲老表么。

打我记事起,就没见老表家宽裕过,粗茶淡饭,家里地里,风里雨里,早早晚晚,日复一日……就这般光景。大半辈子人了,愣没见他跟谁急过眼,哪怕跟自己闹点别扭呢。可邻里间要是有点小事,他是不叫自到,非要说出个道道来,大伙也乐意他给个评判,他的话就是个准。他两口子都这样,热心着呢。

老李、老李的媳妇,两人身高分量加起来抵不上一个大点几个头的,就这么两人,就靠“小雨山”上那几亩薄地,硬是扛起一大家子的营生。

老李抽烟,可不讲究,有烟就行。他抽烟不说抽,说吃,吃烟。就这“吃”字,足见得他对烟的那份感情了。劳作累了,田埂一坐,点上一根,啪嗒啪嗒,疲乏便随烟雾腾起,散去……

早先,老李养头牛,后来买了台“十二匹”,农忙时哪家缺着了,夹一声,一准放在心上。

其实,老李祖上也是有钱人。刚解放那会儿,因

汤圆下挂面

丁鸿慈(退休干部)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元宵节前夕,一场大雪不期而至,将苏北平原掩盖得严严实实。凌晨,我从省城南京乘头班车赶往洪泽。因大雪,农村公交车停运,我只好步行四十五里赶往白马湖西的岔河公社。那时我在一个“联办初中”任代课老师。正月十六开学,正月十五开教职工大会,我必须提前赶到。

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,傍晚时分终于赶到学校。学校坐落在白马湖西三四个生产大队的交界处,被河沟、农田及乱葬岗包围着。此时,被大雪覆盖的旷野,只见几排平房在光秃秃的大树包围下,孤零零地卧着。学校三面挖有壕沟,只有西北角的一条大圩与外界沟通。大圩名叫“同心圩”,只住一户人家,是学校唯一的邻居。这户人家很贫困,人口多,劳力少。每年两个大人苦的工分,不够支付全家七八口的口粮款。春荒时节,都靠借贷购买粮管所的返销粮度日。寒假前一个上冻天,我亲见他家小女儿赤着脚,在我宿舍前踢着冰块,逗小黑狗玩。双脚冻得又红又肿,我问他为什么不穿鞋,她吸了一下淌出来的鼻涕,歪头冲我笑笑,没吱声。

路过这家门口时,小黑狗冲我友好地叫两声,摇着尾巴迎了过来。女主人正从草垛上扯稻草,忙打招呼:“丁先生元宵节还没过,就回来了?晚上到我家吃饭!”我忙摇摇手:“谢谢大嫂!不麻烦了。”大嫂说:“学校没开学,食堂不开伙,你就不要见外了!”我摆手向学校走去。

打开宿舍门,一股寒气从北边总也关不严实的窗框迎面刺来。我放下行李,开始扫地、掸尘。又去办公室扫地。因返乡前一天我在集市买了几只公鸡、母鸡,准备第二天带回南京家中。因怕“半夜鸡叫”,扰我好梦,暂放在办公室过夜。岂料半夜被盗!鸡虽不在,鸡屎尚存。明天教职工都要来开会,今晚必须扫干净。

忙得冒汗,小黑狗欢快地窜进办公室。邻居大嫂来请:“丁先生忙完啦?去我家吃饭吧!”我依然推脱。大嫂嗔怪道:“难不成丁先生瞧不

为先辈的缘故被划为“地主”成分,成了“专政”对象,可人家老李一家的为人,虽也被批过,却未被斗过。批也就是走走场子,做做样子罢了,就连远近最难缠的朱三胖子也没说出老李家个“不”字来。老李家本是迁移户,籍籍沔阳曹嘴,1956年响应政府号召举家迁到“三河南”(当时当地人的习惯说法,即三河闸以南)的盱眙大雨山,到老李领门头过日子当是第三代了。无论是故去的先辈,还是现在的老李,秉承的家风依旧是“与人为善,和气生活”。

“人家有的那是人家的,咱不眼红。自己有的要珍惜,咱不守财。”咱家就这么大个盘子,日子算着过。”“实在缺着了向人家借,到时想天法子还人家,人家过日子也不易。”老祖母在世时,时不时这样告诫儿孙。可别人家要是缺着点什么,向老李开口,只要家里有,那是有求必应。

早些年,一到农闲,或是雨天,老李家就成了“俱乐部”,男女老少,坐着的,站着的,蹲着的……说笑声传出老远。大舅在世时会讲“评词子”(大鼓书),重重的沔阳腔,老辈说听了不想“家”。吃饭时,近的散去,再端着碗回来,远的一锅捞,一家人似的,不讲究。

老李一般不喝酒,偶尔上上嘴那就是不小的“面子”了。前年大女儿考上大学,临行前,亲亲友友来贺喜,那天,老李喝多了,着实喝了有五杯酒,醉了,不说一句话,只是笑,别人将他扶上床,他还是笑,嘴里咕咕啾啾的……

老李就这么个人,一辈子了,厚道,好处。

起我们农村人?”我忙说:“哪里?我现在也是农村户口了,怎么会?”大嫂说:“那就去我家!”不由分说,大嫂帮我倒掉垃圾,又用水擦干净十几张办公桌,拉我去了她家。

只见一股白色的雾气从她家门洞里飘了出来。房檐口稻草上的冰凌,被热气一烘慢慢化成水,滴下来,在稀泥地上砸出一个一个小窝。进了家门,顿感暖意洋溢。我将一条从家里带来,原准备当作晚餐的糯米云片糕,及一双旧的小球鞋送给大嫂家。球鞋是我小侄女穿不下了,我特意买来,准备送给她家小女儿的。大嫂很开心。小女儿立马从火盆边跳起来,踢掉“茅窝子”,抢过鞋往脚上套。大嫂打了女儿一下:“去!洗干净脚再穿。”小女孩做了个鬼脸跑去了。

晚饭分两种:大嫂给我端来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“汤圆下挂面”。汤圆漂在细面条上,青菜点缀其间。光看着就赏心悦目。我从前过年在家吃元宵,都是蘸着白糖吃。从没过过咸挂面青菜汤里下元宵。细想这也是那个年头被逼出来的办法:农村户口不供应白糖、红糖。糯米、挂面也来之不易,生产队因糯稻产量低,种得少,过年每家只能分十来斤。挂面是在集市用小麦换的。难怪大嫂一家晚餐只吃胡萝卜稀饭。我要把汤圆夹给两个小孩时,她竭力阻止:“明天是元宵节,她们有的吃。你们知青背井离乡,到苏北来插队,元宵节都不能在父母身边过,怪可怜的!今天提前给你过个元宵节。”

一席话让人心里暖暖的。饭后,我踏雪离开。小黑狗摇着尾巴送我到宿舍门口才离去。我抬头仰望冷月。月光与积雪相映,使夜空亮了许多,让我这个迷茫的知青心头一阵敞亮。

去年秋天,南京知青集体返回生产大队,看望当年插队时的父老乡亲。午饭后,大家分头去找当年的邻居,我特地抽空跑到学校旧址去寻找当年的邻居,岂知学校已撤销,片瓦不存。“同心圩”依旧在,可圩上空空荡荡,无一间房屋了。

父亲 付大伟绘

征稿启事

2012年初,“洪泽湖”推出“非虚构”专版,每月一到两期。“非虚构”强调真实,强调现场感,强调亲历性,强调真实性与思想性的统一,旨在提倡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。在此,真诚期待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以全新的视角去体察、书写真实的生活,欢迎踊跃投稿。

稿件内容力求有地气有思考的空间,字数少则三五百,多则千余字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

投稿邮箱: hongzehu2011@126.com。

张长鱼

低眉(作家)

张长鱼么,是要放长鱼“笼子”。你问我这个长鱼“笼子”咋写,就写成“笕子”呗。不过,我们南通这里张长鱼的人,一般都叫它“陆子”。

长鱼“笕子”是用竹篾子做的。“笕子”,有一种简单的,是个啤酒瓶子粗的圆筒子,大约七八十分长,直来直去的。这就是“直笕子”,江南的人张长鱼就用这种“直笕子”。苏北地区,或里下河地区,用的长鱼“笕子”要复杂点,在那种简单的“笕子”上又接了一个稍微短点的,装上去,呈人字形,就像个人,呈九十度的角。一个边长,一个边短。长的七八十分,短的总在五六十分。这就是“弯笕子”。

长鱼“笕子”,它的门儿精是在“倒穴”上。“倒穴”也是用竹篾子做的,先做一个比“笕子”圆筒子稍微小一框的圆圈,把竹篾子一根一根扳着缠在这个圆圈上,呈漏斗状。漏斗底的中间只有一个篾子围起来的圆洞,手指粗细。而这些竹篾子的头,都削得毕尖毕尖的。长鱼钻进来,笕子是软的,活灵的,它就好钻。但从里面往外钻,“倒穴”一头的篾子它就打转转儿,还戳长鱼身子,越钻越小,它就钻不出来了。

长鱼欢喜吃“河英”。“河英”就是蚯蚓。“河英”是长鱼最好的食物,张长鱼的人把“河英”挖了来,弄一根竹签子穿在“河英”的肚子上。竹签子相当于结毛线衣裳的竹针。穿着“河英”的竹签子,斜插在长鱼“笕子”里。长鱼从外面一看,明明朗朗地看见“河英”,它就不顾一切地钻进来了。

张长鱼,从清明开始,一直张到霜降。也有心急的人,从清明前三四天就开始了。一种全身金黄色,个头较大。一种是身上带有绿斑,比较小。还有一种绿色带黄色,马马虎虎,中等货。

长鱼,又叫“血鳝”。书上叫它“黄鳝”。也有人专门买来放生,用红、绿丝线扣在长鱼身上,然后就把它们放掉了。

“笕子”收回来了,还像来的时候一样“同”好,肩挑或脚踏车驮着,回家倒“笕子”。长鱼倒在木桶里,特别奇怪,软软的像蛇一样蠕动着。我们这一带,能张到的有三种。一种全身金黄色,个头较大。一种是身上带有绿斑,比较小。还有一种绿色带黄色,马马虎虎,中等货。

“收‘笕子’一般到早更头天亮左右就去了。收的时候,拿出昨天张的‘笕子’一摇,就晓得有货没货了。‘噼里啪啦’的声音就是泥鳅,一摇‘笕子’里‘鳝,鳃,鳃’的声音就是长鱼,声音越大,斤两越重。也有蛇钻进去的,一般是水蛇,蛇的声音是一摇‘咔嚓,咔嚓’响,声响沙哑。因为蛇本来身子轻,又是弯曲的。张到蛇,就把‘笕子’顶头的盖子一拿,往下一倒,放掉了。”

张长鱼,从清明开始,一直张到霜降。也有心急的人,从清明前三四天就开始了。一种全身金黄色,个头较大。一种是身上带有绿斑,比较小。还有一种绿色带黄色,马马虎虎,中等货。

张长鱼,又叫“血鳝”。书上叫它“黄鳝”。也有人专门买来放生,用红、绿丝线扣在长鱼身上,然后就把它们放掉了。

张长鱼,从清明开始,一直张到霜降。也有心急的人,从清明前三四天就开始了。一种全身金黄色,个头较大。一种是身上带有绿斑,比较小。还有一种绿色带黄色,马马虎虎,中等货。

到张长鱼的人带着一“同”长鱼“笼子”去张长鱼了。有的用扁挑,有的用脚踏车驮。

长鱼“笕子”张在哪些落场?春天一开始,还没有长水稻前,一般是张在沟里,选沟里杂草多的地方。假如,这条沟里有一堆子杂草,人家的麦秆儿啊玉米秆儿啊扔在河坎上,一部分还浮在水面上,这个底下就埋一只长鱼“笕子”。怎么埋?长的一头伸在水里,不能过深,约摸儿在水面下两指深就足够了。短的一头,露在水面上,用杂草遮起来,隐蔽起来,防止有小伢看见了耍耍子,万一掉到水里惹祸。夏天张长鱼时,就要拣树荫下张。大树下,河边上的水花生底下,长鱼它就是这个性质,夏天要低温,好凉,高温它嫌热。有稻田的时候,长鱼“笕子”也好埋在稻田的田埂边上。还有一个好落场,就是稻田里有老坟堆的地方,坟茔边上往往能张到好多长鱼。因为长鱼一到冬天就躲在棺材里,棺材深嘛,越深越暖和。长鱼这个家伙,它是夏天喜欢阴凉,冬天喜欢暖和。

黄梅天是张长鱼最适合的时候,往往就在流水的沟边子上,田埂边上的水沟儿、排水沟、丰产沟,池塘边或田边上的废沟废塘,这些地方长鱼最多!因为黄梅天雨一落,“河英”都从泥底下钻出来,这个时候长鱼正好觅食。

张长鱼要不要穿“鱼鬼”衣裳?不要,不要。“鱼鬼”衣裳是下河摸鱼的人穿的,他们穿着这种衣裳是要全身浸到沟里去的。张长鱼,不过就是在沟岸边上放放“笕子”,用不到“鱼鬼”衣裳的。

“收‘笕子’一般到早更头天亮左右就去了。收的时候,拿出昨天张的‘笕子’一摇,就晓得有货没货了。‘噼里啪啦’的声音就是泥鳅,一摇‘笕子’里‘鳝,鳃,鳃’的声音就是长鱼,声音越大,斤两越重。也有蛇钻进去的,一般是水蛇,蛇的声音是一摇‘咔嚓,咔嚓’响,声响沙哑。因为蛇本来身子轻,又是弯曲的。张到蛇,就把‘笕子’顶头的盖子一拿,往下一倒,放掉了。”

张长鱼,从清明开始,一直张到霜降。也有心急的人,从清明前三四天就开始了。一种全身金黄色,个头较大。一种是身上带有绿斑,比较小。还有一种绿色带黄色,马马虎虎,中等货。

张长鱼,又叫“血鳝”。书上叫它“黄鳝”。也有人专门买来放生,用红、绿丝线扣在长鱼身上,然后就把它们放掉了。

张长鱼,从清明开始,一直张到霜降。也有心急的人,从清明前三四天就开始了。一种全身金黄色,个头较大。一种是身上带有绿斑,比较小。还有一种绿色带黄色,马马虎虎,中等货。